

# 是日初五

林 瑩



今天是大年初五，按老人家算虛歲的做法，我們的歲數是又大了一歲的，對於年近三十的女性而言，又大一歲就意味着魚尾紋、眼袋等等蜂擁而至的腳步就又近了、只可惜，世間並沒有返老還童的藥。

這樣一想，不禁又懷念起小時候的年了，那時煙花還是過年必不可少少的伴侶。即便是如今，對我這種半大小孩，看到煙花，依舊會心裏不住的癢。沒有什麼能比過除夕夜裏的煙花，正月裏頭再拉上幾個小夥伴一起玩爆竹更有意思的了。先是放兩掛鞭炮開路，然後各色煙花開始綻放。夜空已經沒有了本色，一會兒紅，一會兒綠，這塊耀眼，那塊美輪美奐。直到現在，我再看到除夕夜的煙花，還是會懷念那時的場景。成套的禮花似乎也比不過一根小小的彩珠筒。那朵朵羞澀的煙花，這些禮花怎能比擬？禮花都是給大人放的，彩珠筒之類的小煙花，才是孩子們快樂的源泉。

過去的每個寒假裏，我都在十天左右就把作業寫完，然後掰著手指頭等過年。過年的好處還在於這幾天父母一改往日的嚴厲變得慈眉善目。真是有種放下掃把，立地成佛的感覺。這是一年裏唯一幾天覺得父母像是朋友的時刻，雖不多，

但很溫馨。人在童年時對於過年的期許，莫不過桌上那兩三碗肉，身上可以出去顯擺的新衣，夜空中綻放的煙花，還有放下掃把的家長。現在想想，找什麼人間仙境，兒時的過年不就是如此嗎？只不過我們在不曾體會生活的時候擁有了美好，又在能體會生活的時候擁有了煩惱。人生大概都是回頭桃源，向前都是苦海。

長大後的過年，可能在我老了以後，再回頭看看沒準也是一番滋味，也會感想頗多。但是如今真是年關難過。一年到頭無休的操勞，無暇顧及日常中的許多儀式。掃房？趕集？備年貨？不存在！沒時間！直到離年關還有兩三天，才有時間把這一年的尾巴匆匆處理，然後收拾東西忐忑地回家。甚至這種感覺在家裏也不消停。每當想起幾天以後要回到那個環境，又過上發條似的生活，人總也高興不起來。

初五是接財神的日子，也是同學聚會的好日子。晚上聚餐，酒過三巡以後，大家就紛紛開始回憶當初了：大學時期的春節，我們同學聚會，真真是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誰曾想，也不過幾年光景，如今竟有大半都是拖家帶口的已婚人士了……家、學校、人生，它們始終都在我們這些人的腦中徘徊，回憶裏的日子落滿了清晨的日光，青澀又有希望。然而，人生本就是一條不歸路，再回首時已惘然。

初五，只願大家仍有歲月可回首，仍願赴宴同學會。

# 香港養豬業不忘嘉道理

過來人

香江  
憶記

講起豬，不可不提中華電力集團主席米高·嘉道理爵士（Michael Kadoorie，GBS），他本身是伊拉克猶太人，他還是香港上海大酒店主席、中華電力公司創辦人埃及、嘉道理之孫、直升機服務（香港）有限公司、中電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主席，以及嘉道理父子有限公司、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及和記黃埔有限公司等多間企業的董事。二〇一五年一月，作為香港十大富豪之一，米高·嘉道理資產達八十九億美元，排名第七位。

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結束，大批難民湧入香港，令港英政府措手不及。這些難民大多是貧苦無依的農民；當時的香港經濟蕭條、人浮於事，這些難民正面臨生活絕境。二次世界大戰後，顯赫的嘉道理家族在香港迅速重建業務。猶太裔的嘉道理兄弟——羅蘭士勳爵與賀理士爵士，看到難民的苦況，決心

以助人為己任，幫助這些一無所有的貧困人士自力更生。於是，兄弟二人聯同胡禮生先生和胡挺生先生於一九五一年攜手創立「嘉道理農業輔助會」，研究及開發農業技術，向農民灌輸耕種的知識和方法，讓他們憑著努力改善自己及家人的生活。「為受助者提供工具及訓練以改善其生活，遠較只給予一些簡單的捐助更能造福受助人及社會」是輔助會創立原則。

當時，嘉道理兄弟希望資助農民建立農場，可是沒有土地，他們便游說政府捐出土地用作試驗。可是獲捐的那塊觀音山土地崎嶇不平、滿布亂石，村民難以想像如何用來耕種。

賀理士卻吩咐他們只管去清理，然後將收集起來的石塊砌成豬欄，之後再提供豬隻讓他們飼養；而清理石塊後的土地便可耕種了。農場一開始便以豬隻繁殖為首要任務，豬隻生長迅速，而且品質出眾，令農場引以為榮。

不久，輔助會又擴展至資助漁戶興建漁塘。



▲當年嘉道理農業輔助會協助農民飼養「花白豬」 作者供圖

東西  
走廊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美國政府在南方的田納西州進行了一項試驗。他們在一所學校隨機抽取部分兒童上人數少（十五名學生）、教學質量高的幼兒班，他們的同齡人則上人數較多（二十五人）、老師素質一般的班。這些孩子上小學一年級時參加標準化考試的成績有明顯差異，前者分數高於後者，但之後兩個對照組的成績差距逐漸縮小，到小學畢業時已無法分辨。那麼這是否證明幼教的質量無足輕重呢？

最近，哈佛大學印度裔經濟學家恰提（Raj Chetty）對當年參加這項試驗者進行了跟蹤調查，發現試驗的長期與短期效果大不相同。二十多年後，當年的經歷對這些三十

多歲的成年人各自的事業、家庭都有深遠影響。據科學家估計，那些受到良好幼兒園教育的人一生賺取的財富比對照組要多出三十萬美元。因為我們在校學會的不光是知識與認知技能，更重要的是那些超認知的「軟實力」：比如團隊合作精神，毅力，與人交道的社交能力。也就是說，幼教對情商的培養十分關鍵。這個發現也許能證明優秀的幼兒園老師價比黃金，但更有意味的是，恰提的團隊在調查中還發現了「郵編決定命運」的現象。

美國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底特律、克利夫蘭這類當年的工業重鎮如今就業衰退，

柏林  
漫言



大寒之後，柏林的冬天越發的陰冷。那天我走過波茨坦廣場附近的一條小街，風颯在臉上彷彿刀子一般，時不時還有細碎的小雪花飄落在我的睫毛上。我想，今年應該是個特別冷清的春節了。幾天後又路過波茨坦廣場，我驚喜地發現，剛被拆掉聖誕裝扮的阿卡頓購物中心煥然一新，新掛上的竟然是中國的十二生肖。十二條大約有五六米長、一米多寬的巨型紅色豎形條幅從玻璃頂棚垂下。每條條幅的最上面部分是一個大大的「春」字，「春」字下面分別用中文和英文寫了「歡度春節」的字樣；每一條條幅的下端是一個剪紙效果的十二生肖動物形象和動物名稱的篆體漢字。而把這十二生肖條幅串聯起來的，是一條手工製作的工藝龍，它從中庭走廊的半空中蜿蜒而過，活靈活現。

我帶著兒子和女兒仰著頭認真真地把十二生肖挨着看了一遍，數了數，認了認，最後在最中心的地方找到了今年的屬相「豬」。整個購物廣場被這一片紅色映得溫暖熱鬧，喜慶

洋洋。

購物廣場的中庭還有各種活動「小屋」，最受人歡迎的一定是這個四川主題的展覽。這個臨時搭建的「小屋」，外面是紅色為底的外牆，上面印着各種彩色的川劇臉譜、祥雲和燈籠。而「小屋」的門按照古代庭院的樣子做成了圓形。進門「屋」裏的牆上是四川的特色介紹，從熊貓雪山到火鍋串串，再到川劇麻將，吸引了不少德國人駐足觀看。一位鬍鬚花白的長者摸出老花眼鏡，正笑咪咪地一張一張仔細端詳牆上的照片，突然一個看上去像他孫子一樣的小孩蹦出來拉住他噁噁咕咕不停說着什麼。這老大爺二話不說往小屋另外一邊的牆一指，小孩兒便立馬鬆開手蹦跳着過去了。我轉身望過去，噢，原來那一面牆上全是各種各樣的大熊貓玩偶。大大小小的熊貓玩偶一個一個憨態可掬，面前的小朋友們忍不住摸摸這個又拍拍那個，愛不釋手。

在中庭長廊的最盡頭還有一個新搭建起來的舞台，面前圍滿了人。這是長駐德國的中國文化藝術中心精心準備的一系列歌舞表演節目。有民歌演唱，傳統舞蹈，太極表演，川劇變

# 春節在柏林

余 逾

# 羅曼蒂克不曾消亡

賴秀敏

自由  
談

在這個文藝青年被污名化和妖魔化的年頭，曾有一個長得不好看的小城文藝女青年，夢想着去巴黎唱歌劇。夢想讓她感到自己並不平凡，因此她忽略臉上的暗瘡，拒絕漢子的求婚，在小房間裏一邊縫製演出服一邊跟着收音機學意大利語。幻想破滅後，在一個春天的夜晚，她穿上自製的珠光寶藍色演出服，爬到高塔上跳下來，成為荒蕪的小城一個模糊的剪影。這是《立春》裏的王彩玲，在顧長衛的鏡頭下，她斬釘截鐵地說：「我不想過庸俗的生活，不打算在這兒發生愛情。」

在王彩玲眼裏，即使她的聲音在一個春天的下午響徹整座小城，但依舊洗不掉這座落後的小城庸俗的空氣。如果說庸俗的現實是一種苟且，苟且是小城生活的常態，那麼逃離似乎在相對之下變成一個富有超越性的選擇。

正是這種庸俗，讓現代人不得不懷疑：羅曼蒂克衰亡了嗎？於是，越來越多人開始懷想遠方。不僅僅要「逃離北上廣」，現代人還要去遠方發生羅曼蒂克，例如愛情。

遠方的愛情有三個關鍵要素：異域、時限、一見鍾情。

異域天然地賦予愛情以輕盈。它遠離柴米油鹽，隔絕了生活的油膩。異域的風景中沒有熟悉的街道拐角的回憶，也沒有一起走過的春夏秋冬和一起被擠過的早晚高峰，在散漫的時光中，兩個人剛好在一個遠離故鄉的空間相遇、相知、相見恨晚。

相見恨晚這個詞，是「與君初相識，猶如故人歸」，人們已經演繹了幾千年。古有漢代鄒陽獄中書引「傾蓋如故」的古謠，六朝謝靈運又有「相逢既若舊」之句，今有張愛玲念茲在茲的「你也在這裏嗎」等等的居民愛詞着迷。異域的風景已然虛化，變成了情感的註腳。卡爾維諾筆下的城市「看不見風景」，他們在滿是陌生風景的城市只看得見風景裏的對方。

異域空間形成了異質時間。時間被人為地切割，拉長，無限放大。這段時間沒有未來也沒有過去，只有現在的我和現在的你兩個人，我們所要面臨的命運清晰可見卻又不可觸摸：不早不晚地遇見，迫在眉睫的別離。美麗的事物都很快消逝，於是我們說：人生若只如初见，最美不過一瞬。

這是一個適合做夢的空間，這是一些適合做夢的時間，於是一見鍾情變成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我們一直以為一見鍾情是因為氣味相投，實則它更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的總力

# 郵編決定命運？

馮 進

那裏的底層民衆想要改變宿命、實現美國夢的機會比鹽湖城等地的居民要低三倍左右。這種情況大概讀者都能理解。可是，在同一城市，即便兩區相距只有幾里路，居民的生活也可能大相徑庭。比如，洛杉磯犯罪率最高的社區，每天至少有百分之四十五的居民被捕，離那裏不到十里的另一個社區，居民被捕率只有百分之六，更別說兩區貧困率、受教育程度的明顯差異了。

研究還證明，社區中的種族隔離情況越嚴重、學校越差、單親家庭越多，那裏的孩子長大後成功的機率越低。對非裔男孩來說，家裏父母雙全特別重要，家裏是否有爸爸

對非裔女孩的影響相對較低。不過，即便孩子父母雙全，如果他們所在的社區單親家庭普遍，也會影響日後成就。美國政客說的「培養一個孩子需要一個村莊共同努力」的老生常談的確有道理。另有一項試驗讓住在美國各地一些「貧民窟」的家庭自發報名，接受政府資助搬到「好區」。結果發現，搬遷時孩子年齡越小日後的正面效果越明顯。如果搬家時孩子已上中學、基本成年，效果就沒那麼明顯了。

恰提出生於印度新德里，他的親身境遇也證明小時候的經歷對人的一生至關重要。他的父母都是家裏第一代大學生，祖父母從



▲柏林舉行四川主題的展覽，喜慶中國春節 作者供圖

臉等等。

讓德國人大開眼界看得「目瞪口呆」一定是雜技表演了。看到舞台上幾位雜技演員做的高難度動作，台下手中正在錄像的人已經忘了手機鏡頭的位置，只顧着睜大了眼睛一臉不可思議的表情，而之前還嘆嘆的小孩也忘記了手中的棒棒糖，張着嘴流了一下巴的口水。

我不由自主地去看台下被我們祖國文化深深吸引的觀眾們，他們臉上自然流露的熱愛和發自內心的讚嘆喝彩，讓我心中充滿了極大的幸福感和感到無比的自豪。

這是我們在柏林的第一個春節，看來會很溫暖。



◀伍迪艾倫鏡頭下不少羅曼蒂克的愛情發生在巴黎 作者供圖

場雨的時間，去親吻一個賣舊物的法國姑娘。

「情話如訴」的杜拉斯寫過一段發生在越南西貢的愛情故事。十三歲的法國少女，三十多歲的中國男人，在越南，愛情野蠻生長。在湄公河，那時杜拉斯才十五歲半，他說他愛她直到他死。

張愛玲讓她筆下的上海女子和一個南洋男子在香港相戀。一場戰爭除了成就了一段婚姻，還解構了一場愛情。他們是彼此的需求，也是彼此的想像，但唯獨不是彼此的愛情。戰爭讓香港變成一座孤城，盛世不再。當想像在一夕之間變得式微，兩個可憐的靈魂才走到了一起。

理查德·林克萊特給我們展現過一個奢侈的夢，這個夢化作三部電影，從一九九五年做到二〇一三年。在這十八年間，他讓同一對人物愛在黎明破曉前、日落黃昏時、午夜降臨前的維也納和巴黎。

緣分是一個連綿詞。他和她本是兩個獨立的音符，自從他們相遇，變成了不可分割的整體。一旦分割，詞義便發生逆轉。這充分詮釋一句話：愛情的偶然和神秘因現在時間長河中，最美不過這一瞬。然而，就是這一瞬，他和她還是他們，這就足以支撐，夢的最大意義。

《月亮與六便士》說，除了彎腰撿六便士以外，你也經常有抬頭看見月亮的時候。寫過《月亮》的高曉松也有一句話廣為流傳：「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的田野。」對於熱愛做夢的現代人而言，「遠方」還沒消失，夢就能一直做下去。

這似乎正提醒我們：只要對「遠方」的幻想尚未衰亡，羅曼蒂克便得以永生。

諸多孩子中選擇他們作為重點培養對象。結果他父母脫穎而出，獲得博士學位，移民美國，成為人生贏家。老家其他兄弟姐妹就沒有那麼幸運。儘管他們也有各自的家庭，各自的幸福，但基本都從事體力工作。所以，他對如何為更多孩子提供改變命運機會的課題特別重視。

他說，此項研究並不是提倡「宿命論」，出身只是塑造命運的諸多因素之一。但是，他呼籲政府採取措施，比如通過大力獎勵優秀教師，鼓勵社區各種族和諧共存等，來改善社會環境，促進兒童的心智發展。經濟學家的這些話聽來有點理想主義，不過用意良好。所堪慮者，中國的中產階級父母看到這項研究發現，可能更要搶購「學區房」，為「孩子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焦慮了吧。